學詩毛鄭異同籤

學詩毛鄭異同籤卷八

武　甯　學　生　張　汝　霖

百堵皆作傳一丈爲板五板爲堵箋云春秋傳曰五板爲堵五堵爲雉匕長三丈則板六尺正義釋傳曰板堵之數經無其事毛氏以義言耳五板爲堵自是公羊傳文公羊在毛氏之後非其所據五板爲堵謂累五板也板廣二尺故周禮說一堵之牆長丈高一丈是板廣二尺也正義釋箋曰傳以一丈爲板鄭欲

易之說引傳文而証板之長短春秋傳曰五板爲堵五堵爲雉定十二年公羊傳文也公羊雖非正典其言傳諸先達故鄭擬之以破毛也言五堵爲雉謂接五堵成一雉既引其文約出其義故云雉長三丈則板六尺也雉長三丈經亦無文故周禮說雉高一丈長二丈韓詩說八尺爲板五板爲堵五堵爲雉何休注云公羊取韓詩傳云堵四十尺雉二百尺以板長八尺接五板而爲堵接五堵而爲雉也二說不同故

鄭駁異義辨之云左氏傳說鄭莊公弟段居京城蔡
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
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古之
雉制書傳各不得其詳今以左氏說鄭伯之城方五
里積千五百步也大都三國之一則五百步也五百
步爲百雉則知雉五步五步於度長三丈則雉長三
丈也雉之于是定可知矣是鄭計雉所據之文也王
愆期註公羊云諸儒皆以爲雉長三丈堵長一丈疑

五誤爲三如是大通諸儒唯與鄭板六尺不合耳
桉雉堵之制說者紛匕毛傳及古周禮左氏說皆謂一丈爲板公羊說及許慎五經異義戴禮韓詩皆謂八尺爲板杜氏鄭氏皆謂六尺爲板竊以爲欲求板宜先論步欲論步宜先定尺匕定而諸說可通矣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鄭注周尺之數未詳聞也桉禮制周猶以十寸爲尺蓋六國時多變亂法度或言周

尺八寸則步更爲八八六十四寸正義曰玉人職云鎮圭尺有二寸桓圭九寸是周猶以十寸爲尺也今經云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乃是六十四寸則謂周八寸借尺也故云蓋六國時多變亂法度或言周尺八寸也詳此則周初之一尺至六國時止得六寸四分矣細思之則鄭之此注亦未當且云周猶以十寸爲尺者以正義推之大抵是礙于桓圭九寸之語有所謂九寸明其八寸爲尺矣昔

八寸為尺則植圭當云尺有一寸不得云九寸耳以今推之其實周十寸之尺極短止得六寸四分大約所謂八寸之尺是以十分為寸而八寸為尺所謂十寸之尺是以八分為寸而十寸為尺如大升小升大斗小斗之等名雖異而實仍同也漢章帝時得玉律以為尺與周尺同因鑄為銅尺頒之郡國謂之漢官尺今世所傳慮虒銅尺章帝建初中物也以累黍法較之得今尺六寸四分以布指

詁襍之揃側淅扸扸布亦得今尺六寸四分是其証矣尺以是爲定而後可求之于步伸臂八尺爲尋舉足八尺爲步故王制云古者八尺爲步八八爲六尺四寸禮記云六尺四寸爲步而司馬法曰一舉足曰跬匕三尺兩舉足曰步匕六尺儀禮注云中人之跡尺有二寸爲武五武爲步匕六尺言步者已有兩說而要以六尺四寸者爲近是然則韓詩謂八尺爲板者八寸之尺毛詩謂一丈爲板者八

尺之丈實而計之止是六尺四寸鄭說六尺爲板
較之韓詩毛詩止不及四寸所主論步之說各殊
非長短週別也鄭氏引都城爲辨亦止能爭此區
寸地耳且城制雖考古之所傳每多岐說考工記
云匠人營國方九里差之則上公七里侯伯五里
子男三里與命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其
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命數爲節鄭注國
家國之所居謂城方也上公之城蓋方九里侯伯

之城蓋方七里子男之城蓋方五里以文王有聲詩箋差之與典命合城箋云方十里曰成築豐邑之城大小適與成偶大於諸侯小於天子之制彼箋正義略云鄭注典命云公之城蓋方九里侯伯之城蓋方七里子男之城蓋方五里坊記注云子男之城方五里皆以公城九里爲差則天子之城十二里矣異義駁云鄭伯之城方五里又以侯伯爲五里者鄭兩解以匠人典命俱無正文故不敢執定典命注每言蓋匠人注云此王國

若邪制者皆爲疑辭以見二途之意也然則城制
雖鄭氏蓋亦不得而明焉而据城以斷板以與我
毛公爭此四寸之地也抑獨何哉
賁然米忠傳賁飾也箋云易卦曰山下有火賁上黃
白色也正義釋箋曰賁卦離下艮上艮爲山爲石離
爲火故言山下有火以火照山之石故黃白色也
按賁六四云賁如皤如白馬翰如上九云白賁皤
白色也翰白色也上九又明言白賁則不得爲黃

白色矣何說之鑿耶

不可與明傳不可與明夫婦之道箋云明當爲盟匕信也正義釋箋曰若是明夫婦之道其明與否夫獨爲之非婦所當共故知字誤當作盟也

按毛意蓋言不可與之明究夫婦之道明者猶開導啓發之意我與明而彼不悟故言不可與明孔氏以明爲明悉之明匕之義屬之夫是失體毛公指婦人與其夫明究之義矣孔氏左袒康成往往

于疏語詳略之閒上下其手讀者不可不審也

無相猶矣傳猶道也箋云猶當作瘉瘉病也正義

猶道釋詁文箋以相猶與相好對文言無相猶當

謂無相惡之事若相責以道未是傷義賊恩雖無此

事未足多譽不當舉以爲詠也角弓曰不令兄弟交

相爲瘉則相病是兄弟之惡事猶瘉聲相近故知字

誤也言誣䛕相病害也

樾矣也兄弟其猶傳猶道也箋云猶謀也正義釋

經旨能光大其算謀之道又曰毛傳猶道鄭以爲猶謀箋之道亦謀也然則謀與道義相近而同也此所云無相猶如言無相圖謀耳正義釋傳云無相責以相道責以道于恩無乖遂與相好之義不協孔氏意欲從猶當作瘉之解故于釋箋特詳釋傳之語并非毛意取泛然聲韻相近之字以改經縱千百其詞不已失古人之旨耶

似續妣祖傳似嗣也箋云似讀如巳午之巳巳續妣

祀者謂巳成其宮廟也正義曰箋以似續同義不須
重文故似讀爲巳午之巳巳與午比辰故連言之箋
讀爲巳不云字誤者古者似巳字同於穆不巳師從
異讀是字同之驗也周禮左宗廟在雉門外之左門
當午地則廟當巳地也謂既在巳地而續立其妣祖
之廟然後營宮室故云謂巳成其宮廟也

桉此段正義乖誤百出不惟背棄毛意亦且㢮失
鄭旨考吳才老韻補古巳午之巳亦讀如巳矣之

巳漢書律厤志振美于辰巳盛于巳史記巳者言
陽氣之巳盡也鄭元奏孔子告之曰起匕今年歲
在辰明年歲在巳淮南子斗指巳匕則生物巳定
也說文巳匕也四月陽氣巳出陰氣巳藏萬物見
成文章故巳爲蛇象形釋名巳匕也陽氣必布巳
也又廣而推之其證愈廣五經文字起從辰巳之
巳白虎通太陽見于巳匕者物必起晉書樂志四
月之辰謂之巳匕者起也物至此時畢盡而起也

詩江有汜亦讀爲巳釋名水決復入爲汜乚巳也如出有所爲畢巳復還而入也以享以祀亦讀爲巳說文祀祭無巳也从示巳聲公羊傳何休注言祀者無巳長久之辭釋名商曰祀乚巳也新氣升故氣巳也宋毛晃曰陽氣生于子終于巳乚者終巳也象陽氣既極回復之形故又爲終巳之義今人以辰巳之巳讀爲士音誤矣又以與巳同何以故或作何巳乚來古或作以來說文以從反巳漢

詩皆作㠯檀弓注云以巳字又與似同易明夷曰箕子以之文王以之鄭氏荀氏本皆作似維天之命繙於穆不巳孟仲子讀作似似从人以聲讀似跡𢀜讀矣也之正巳義非譏師徒似續妣祖箋云似讀如巳午之巳謂巳成其宮廟讀如巳午之巳者隨取一字以證其音非訓此字也如周禮會五采玉璂注云璂讀如薄借綦之綦但言璂讀綦非訓璂爲綦屨之綦也云巳成其宮廟者鄭意因讀巳午之巳爲巳

矣之巳謂既已陸續剏成其妣祖之廟也孔氏謂巳與午比辰而不鮮巳成爲既已續成是孔氏不知巳午之巳可讀爲已矣之已此音之失也云在巳地續立宮廟是又謂鄭氏亦以巳午之巳訓經之似字而不知鄭但取其音而不取其訓也此義之失也至其依託鄭氏詆毀毛丞更爲無謂其釋箋云箋以似續同義不須重文案頁郝以似以續傳云以似以續嗣前歲也續往事也箋云嗣前歲

箋亦後有豐年也續往事者復以養人也正義曰
以似以續似則爲嗣續即是繼俱爲繼前之言此
之似續與彼同鄭之異訓者過也而孔氏云似續
同義不須重文豈從順之又從爲之辭亦誣之甚
矣正義又云於穆不已師徒異讀校維天之命篇
正義曰趙岐云孟仲子孟子從昆弟學于孟子者
也譜云孟仲子者子思弟子蓋與孟軻共事子思
後學于孟軻者孟譜孟子生于周烈王四年距孔

子之卒一百八年子思逮事孔子則孟子斷不得受業于子思之門子思弟子之孟仲子亦不得爲孟子同時之孟仲子也正義先共事後從學之説亦誤

君子攸芋傳芋大也箋云芋當作幠ㄔ覆也正義曰讀如亂如此幠以聲相近故誤耳幠覆也鄭以義言之假雅無此訓也

按爾雅釋詁文則幠仍爲大雖改芋爲幠而幠覆

於義終出杜撰音近之字不知幾何稍相疑似概
謂可改則全經皆可疑矣何惑之甚哉
如矢斯棘傳棘稜廉也箋云棘戟如人挾弓矢戟其
肘正義釋傳曰言稜廉則指矢鏃之角為棘蓋古
有此名正義釋箋云古語謂棘為戟故明堂位曰越
棘大弓隱十一年左傳曰子都拔棘皆戟也言如人
挾弓矢戟其肘者謂肘者左手弣之而右手彎之則
戟其肘謂右手之肘亦猶室外之廉隅也

棘鳥之革翬之飛皆即物取象則矢斯棘言如矢之稜廉耳亦即物取象也鄭氏以棘為戟而云如人挾矢戟其肘是如射矢非如矢也且戟為戈戟戟其手義甚迂曲難曉正義云亦喻室外之廉隅則仍不得外毛傳稜廉之訓矣抑詩維德之隅傳隅廉也箋云如宮室之制內有繩直則外有廉隅正義曰此以屋之外角喻人之外貌　曰其繩則直是內有繩直斯干曰如矢斯棘是外有廉隅亦

引從毛義則此從可知矣

有覺其楹傳有覺言高大也箋云覺直也正義曰覺

之爲訓爲大爲直故禮記注云覺大也直也傳以屋

之爲美在于高大箋以楹之爲善貴于調直故異訓

桉抑詩有覺德行傳覺直也箋云有大德行正義

曰釋詁云梏較直也與覺字異音同是覺之義有

直有大本得兼也正義謂傳以屋之美在于高大

屋之所以高大者楹之爲之也毛以爲直字不足

以盡柱之美故申言高大耳

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傳正長也冥幼也箋云噲噲猶快快也正晝也噦噦猶煟煟也冥夜也言居之晝日則快快然夜則煟煟然皆寬明之貌正義釋傳曰正長釋詁文冥幼釋言文王肅云宣王之居長者寬博噲噲然小者閑習噦噦然傳意或然而本或作冥幼者爾雅亦或作窈孫炎曰冥深闇之窈也某氏曰詩曰噦噦其冥爲冥窈于義實安但于正長之義不允

故據王注爲毛說冥所以得爲幼者郭璞曰幼穉者
冥昧也正義釋箋曰箋以此說宫室之形狀庭燎之
平直不得有長幼之義故以正爲晝冥爲夜
按此傳甚質王肅所述差可解然不如鄭箋之指
言宫室者爲當但以正爲晝未知所出
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傳裳下之飾也璋臣之職也箋
云裳晝日衣也衣以裳者明當主于外事玩以璋者
欲其比德焉正以璋者明成之有漸正義釋傳曰裳

下之飾易文言也褋賜敝皆裳爲下飾以璋配裳故
知見臣之職也正義釋箋曰以下載衣之裼匕是夜
卧之衣故知裳晝日衣也一晝一夜明取内外爲義
君子於玉比德焉故知以璋欲其比德也玉不用珪
而用璋者明成人之有漸璋是珪之半故言漸也
按裳較于衣則裳卑故云裳下之飾明臂臣象也
裳較于裼則尊裳故裳以衣男裳尊而裼卑璋貴
而瓦賤明男女貴賤尊卑之别矣若第取晝日之

衣則衣之爲類甚多何以獨取諸裳鄭氏解寢之牀寢之地亦曰尊之卑之則毛傳尊卑之義鄭亦竊嘗從之矣可知傳義自確但外事內事之說非爲無理此等異同不足爲毛鄭較也

無非無儀傳婦人質無威儀箋云儀善也婦人無所專于家事有非非婦人也有善亦非婦人也正義稱釋曰以婦人少所交接故云質無威儀謂無如丈夫折旋揖讓椺匕之多其婦容之儀則有之矣故東山

日九十其儀言多也正義釋箋曰儀善釋詁文言有
非有善皆非婦人之事者婦人從人者也家事統于
尊善惡非婦人之所有不謂婦人之行無善惡也
椒東山詩九十其儀自是承上文親結其縭而言
卽指結縭時之儀彼箋亦云父母旣戒之庶母又
申之九十其儀喻丁寧之多不得以例平居也若
平居則折旋揖讓不如丈夫棣棣之多矣因言不
川地道無成卽此貸無威儀而不敢以善自見之

意亦懸乜可知矣易曰无攸遂在中饋吉毛鄭之說義歸于一原也

學詩毛鄭異同籤卷九

武　學　生　張汝霖

有實其猗傳實滿猗長也箋云猗倚也言南山旣高峻又以草木平滿其旁倚之畎谷使之齊均也

核詩之言猗者夥矣未有訓爲倚者毛傳之說非有失誤而任意改訓不可從也

維周之氐傳氐本也箋云氐當作桎鎋之桎正義曰孝經鉤命決云孝道者萬世之桎鎋說文云桎車鎋

也則桂是鎋之別名耳以鎋能制車喻大臣能制國
故以太師之官爲周之桂鎋也易傳者以天子爲周
之本謂臣爲本則于義不允故易之
柢氏古通柢史記酷吏傳大抵作大氐柢通邸宋
玉風賦邸尋葉而振之注邸與柢同爾雅釋天云
天根氐也孫炎曰角亢下繫于氐若木之有根爾
雅釋器云邸謂之柢郭注云根本蓋後人用爲根
柢字則加木用爲抵拒字則加才用爲邸旅字則

曰乃毛傳云氏本其爲古義可知鄭氏絶無依据
跏樹棫樸之極已無謂矣正義又言天子爲周之
本謂臣爲本則干義不允獨不記文王篇所云維
周之楨者乎
弗割弗親四句傳庶民之言不可信勿罔上而行也
箋云仕察也勿當作未此言王之政不躬而親之則
恩澤不信于衆民矣不問而察之則下民未罔其上
矣正義釋傳曰君民之所相信者由君親行政民親

受教故得相信也今王不親爲政委任小人施政于民不以實告故庶民之言亦不以實也勿者禁止之辭箋言民不可信因責民之欺罔故云勿得罔上而行上郎維之君子也正義釋箋曰箋以此篇主刺在上非責民之辭故知勿當爲未也知躬親爲恩澤者以王身所爲而行于衆民唯恩澤耳且上章疾尹氏貪暴以致災故知躬親爲恩澤也易傳者以疾尹氏使王親之明欲令王施政以及下不宜言其不可信

也最言庶民不信于王其文自明不當橫加不可救易之督求罔其上者謂若不問察則明不燭下下之善惡上所不知下民知上不知則未畧欺罔其上而不畏之言躬親施其恩澤問察亦須躬親互相明也按此亦正義失毛旨也毛意蓋謂君若弗躬爲之弗親行之則庶民之言不可信矣弗問之弗察之則或將罔上以行矣勿可以罔上而行也勿罔上而行者猶書所云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是也非

謂民罔其上也鄭氏解弗弱弗親二句甚好解弗問弗仕二句極不可曉正義申鄭云下民知上不知則未略欺罔其上而不畏之亦復不甚明晰不知以君子對下小人而支離其說叢詁經若是之難也

覆怨其正傳正長也箋云不懲止女之邪心而反怨憎其上也正義曰正長釋詁文此傳甚略王肅述之曰覆猶背也師尹不定其心邪僻妄行故下民背怨

其長今据爲毛說

桉毛傳過于賈略王肅所述未知當毛意與否鄭

之此箋極好可從也

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傳父母謂

文武也我七天下箋云天使父母生我何故不長遂

我而使我遭此暴虐之政而瘉此何不出我之前居

我之後正義稱傳曰以文武受命爲明王作萬民父

母故尚書曰天將有立民父母謂天子作民父母民

窮則宜告之人以父母爲文武也文武爲天下父母

故我匕天下作者舉天下之心爲之怨刺不專爲己

故謂天下爲我也正義釋箋曰上言念我獨兮因此

而告天是先訴己身未及論天下也文王雖受命之

王年世巳人遇今時之虐政訴上世之哲民非人情

也故知天訴使父母生我也上章言王急酷故此病

遭暴虐之政而病也以所願不宜願免之而已乃云

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忠恕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

以厲政推于先後非父祖則子孫是窮苦之情苟欲免身

按毛公以此章語氣皆繫傷時憂世之心所託非專言一身故上而溯之文武遠而推之天下然鄭氏此箋亦謂父母生我之語淺近易解不必遠而極之文武天下耳若正義釋箋之說則爲太過竊欲爲毛公解嘲焉孔氏云過今時之虐政訴上世之哲民非人情也此過也有免言我生之初召旻

言昔先王受命瞻卬之詩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與
此語同而亦云無忝皇祖式救爾後豈得謂不可
訴上世之哲民乎

民之無辜並其臣僕傳古者有罪不入于刑則役之
圜土以爲臣僕箋云辜罪也人之尊卑有十等僕第
九臺第十言王既刑殺無辜並及其家之賤者不止
所罪而已書曰越茲麗刑並制正義釋傳曰此解名
罪人爲臣僕之意也王肅云今之王者好陷入人罪

無辜下至于臣僕言用刑趣重傳意當然也正義釋箋曰箋以言並其臣僕故云並也並其臣僕謂其私家之臣故云王既刑殺無罪乃並及其家之賤者不止于所罪而已易傳者以臣僕非罪人之名經言並其臣僕不言以爲臣僕且幽王暴虐乃殺戮無辜豈但不至于罪身以爲臣僕而已故易之

按周禮冬官目錄罪隸百有二十人注云盜賊之家爲奴者釋曰言罪隸古者身有大罪身既從戮

男女係坐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槀故注云

盜賊之家爲奴者也大司寇職云凡害人者寘之

圜土而施職事焉註施職事以所能役使之周法

墨者守門閹者守宮由斯以譚則臣僕止是拘辱

之使爲臣僕非必臣僕爲罪人之名也寺人巷伯

之等本得稱臣萋斐之詩刺幽而作此宜無罪女

反收之亦爲刺幽而作則幽之好虐無辜從可知

矣且經言民民安得更有臣僕經言民之無辜並

其臣僕若止言民及其臣僕皆無有罪過是無從
見至之虐也正義又謂並其臣僕謂私家之臣大
夫然後稱私家民何得稱私家也
既克有定靡人弗勝傳勝乘也箋云王既能有所定
尚復事之小者爾無人而不勝言凡人所定皆勝王
也正義曰此傳甚畧王述之云既有所定皆乘陵人
之事言殘虐也今撿鳥毛說孫毓云小人好爲小善
矜能自臧以爲大功其所成就細碎小事无人所勝

而過者反以驕人是詩所刺幽王也若乘陵殘虐之
事動則有惡豈得名之爲充有定乎箋義爲長
棫王肅述毛之說孫毓駁之甚明竊謂王之所述
或非毛意經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
不我力又云乃棄爾輔載輸爾載明刺王不任賢
好于自用也然則毛意當以此爲民之視天者託
想王之意中若既能有定矣則無人而不乘凌之
鄭箋之所謂曰予聖者是也若以爲王之所定者

纖碎小事凡人所定皆勝王止是小功自矜何至于稱怨如是孫毓謂秉虔之事動則有慶豈得名之爲克有定高看克有定郎于義不協矣此克有定者止王心自滿之意如乎聖之聖耳何足爲毛難哉

又

箋陰雨傳窘困也箋云窘仍也又將仍發于陰雨按窘之爲困其義已舊又窘困于陰雨于雜文非爲失解鄭氏以窘爲仍又字下著一仍字已重贅

矣云又仍陰雨則經意反不得顯故鄭亦必于仍字下添一憂字云又將仍憂于陰雨然後能成其說此鄭氏狡獪之端也鄭氏所謂憂即毛傳所謂困也鄭氏所謂仍憂即經所謂又窘也鄭氏欲以仍訓窘而仍字止申得又字之義陽離陰而陰必附之學者不可不察也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傳言禮物備也箋云彼彼尹氏太師也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傳洽合鄰近云施也是

言王者不能親親以及遠箋云云猶友也言尹氏富與兄弟相親友爲朋黨也正義釋經曰毛以爲言幽王彼有旨酒矣又有嘉善之殽矣禮物甚備足矣能知以此禮物恊和親比其鄰近之左右與妻黨之昏姻甚相與周旋而已不能反遠人也鄭以爲彼尹氏有旨酒又有嘉殽會比其鄰近兄弟及昏姻相與親友爲朋黨也正義釋箋曰此與上篇非一人所作而以彼爲尹氏者以尹氏官爲太師上篇刺其專政則

幽王之臣奢富朋黨者唯尹氏耳故知彼彼尹氏也

正義釋傳曰傳解昏姻相親乃是美事而以爲刺者言幽王惟知親比鄰近昏姻而已不能以此親己之情而及于遠人故王肅云言王但以和比其鄰近左右與昏姻其親友而已不能親親以及遠

按此詩意主刺幽而作通首無刺尹之言雖尹氏專政不得以意斷彼爲彼尹氏也且前章彼求我則何箋云彼彼王也前章可以彼王而此之彼則

爲彼尹氏豈王獨不可有旨酒嘉殽乎豈王獨不可存昏姻鄰近乎斯亦過矣又傳言王者不能親親以及遠蓋言旨酒嘉殽宜于洽比姻鄰經陳之者刺王不能耳正義謂刺王親上而不能及遠似非毛旨夫王者之鄰則四鄰諸侯也王者之昏姻則甥舅之國也王者之洽比則懷柔之政也行葦伐木之詩洽比其鄰而已矣八簋肥腯之設昏姻孔云而已矣王者之政不是過也傳言王者不能

親親以及遠非言王者親親而不能及遠也詩之
陳善政以刺今不然者甚多正義釋傳及王肅述
毛之說恐非傳旨
凡今之無祿天天是椓傳君天之在位椓之箋云民
于今而無祿者天以薦瘥天殺之是王者之政又復
椓破之言遇害甚也正義釋傳曰毛以天斥王者故
爲君天之天既爲君故椓爲在位也正義釋箋曰箋
以天是蒙殺之辭宜天之所爲故云天以薦瘥天殺

之天旣爲天則椓爲王者故云王者又椓破之謂殷
時而從厚斂其財人以財盡猶椓使破壞然椓加椓
杙之椓打之也
椓正義謂毛以天天斥王者其實前章視天夢夢
二句箋亦以天斥王者矣但鄭欲于此自立其說
而不從毛耳然以經求之則毛義自得上言有屋
有穀民今無祿皆指君與在位寵貴小人掊克民
下之事未嘗及于天之薦瘥也若指繁霜之變則

雖是皆微末必繫霜遂天殺百姓幽王之時天非
　不蕃瘥但恐非此何之意耳
十月之交詩序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箋云當爲
刺厲王作詁訓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節彼刺師
尹不平亂靡有定此篇譏皇父擅恣日月告凶正月
惡褒姒滅周此篇疾豔妻煽方處又幽王時司徒乃
鄭桓公友非此篇之所云番也是以知然正義曰毛
以爲刺幽王鄭以爲刺厲王經八章皆刺王之辭此

下及小宛序皆刺幽王鄭以爲本刺厲王毛氏移之事既亦違不審實然以否縱其實然毛既移其篇第改厲爲幽即以爲幽王說之故下傳曰豔妻褒姒是爲幽王之事則四篇皆如之今各從其家而爲之義不復強爲與奪

桉十月之交之爲刺幽王詩決然無疑考之于經考之于史考之于曆考之于先儒皆有可據而鄭氏以爲刺厲王之詩且謂毛公作詁故時竊移其

第孔氏作正義云各從其家而爲之義不復强爲與奪其實孔氏私意欲主鄭說而鄭氏于是駁乜乎有遍亂毛傳之勢矣因即孔與鄭之說而詳之而知孔氏之所以駁傳者適所以自駁而傳義終不可易也考之于經前後皆刺幽王之詩則孫毓謂毛公無緣横改之言是也前章云褒姒滅周此章云艷妻方處前章云正月繁霜此章云日月告凶皆經之確然者也然經之所陳得曲說以别解

之則考之于經未足也進而考之于史通鑑前編載幽王六年十月朔日有食之與經合此一大証經之前後真僞所關此句定而那說者不俟作矣然史之所紀孔氏又引王基之說謂共和以來當幽王世無周十月夏八月欲以此會爲共和之前則考之于史未足也進而考之于厤大衍厤日蝕議云詩十月之交虞劆以厤推之在幽王六年開元厤定交分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九入食限加時

在晝此一大証也非惟虞劇唐道士傅仁均僧一行皆步得幽王六年乙丑歲十月建酉朔日辛卯辰時日有食之此又一大証也上而推之于厲王之世無十月日食此又一大証也先儒之說于此爲詳而孔氏多爲鄭箋作說請條而辨之

一正義曰節刺師尹不平亂靡有定此篇譏曰皇父擅恣日月告凶專國家之權任天下之責不得並時而有二人彼是幽王知此非幽王也

楼雨無正經云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明羅而擅
權者多無嫌于並時而有二人也又譜正義引皇
甫謐云三年褒人以褒姒自贖時郎與號石父比
而譖申后太子尹氏及祭丞尊王爲非云云謐言
與史記相終始則幽王之惡自三年之後爲渐起
義引譜則尹氏之爲太師先于皇父之爲卿士亦可
且如皇甫謐所言尹氏祭公號石父已并時而有
三人專權者矣又不必疑于並時二人也又前正

月篇云具曰予聖此章云皇父孔聖其所識者相
同正月爲幽王詩則此亦幽王詩矣
一正義曰正月惡褒姒威周此篇疾豔妻煽方處畝
夫曰妻王無二后褒姒是幽王所嬖豔妻非幽王之
后毛以豔妻爲褒姒美色曰艷則褒姒豔妻爲一鄭
必別人者以詩譏天子之后非如曲說邪淫不當以
色名之
校古者婦有四德而容其一也說苑引書五事一

曰貌貌者男子之所以恭敬婦人之所以姣好也
碩人美莊姜至于纖悉盡致如賦洛神莊姜亦國
母也未嘗不稱其色也詩云爰及姜女孟子引之
爲太王好色則賢妃亦得稱其色也史言紂寵妲
已秦誓陳之以爲沈湎月色則淫后尤稱其色矣
何所爲出說邪淫乎
一正義曰中侯曰剡者配姬以放賢剡豔古今字耳
以剡對姬剡爲其姓以此知非褒姒也中候擿雒貳

日昌受符厲倡嬖期十之世權在相及曰剡者配姬以放賢山崩水潰納小人家伯罔主異載震既言昌受符爲王命之始即云期十之世自文數之至厲王除文王爲十世也剡與家伯與此篇事同山崩水潰即此篇百川沸騰山冢崒崩是也如此中候之文亦可以明此爲厲王但緯候之書人或不信故鄭不引之

按緯候之書鄭所不引孔氏亦不敢本以斷經則

其不可信固不待明辨已然人或守之不可不破其惑使厲王有剡后如此之惡詩何以不言剡妻上之番聚蹶楀皆氏也何以絕不一用古字舉人之姓而用古字詩無此例其非一也艶剡之爲古今字于書傳無徵艶之爲姓亦所未聞漢書谷永傳云閻妻驕扇適之于閻則得姓而又孔氏所不引則非其意矣謂艶爲姓其非二也厲王之子宣王宣王之舅申伯未聞有艶后嶽高正義謂艶妻

無子姜氏生宣王止自護之說耳其非三也龍后如此其亂何以除黜妻一語外絕無記載孤文無据依託緯書其非四也要之据緯候之書則經義之不咸者幾希昔歐陽公欲取九經之疏刪去讖緯之文使學者不爲怪異所惑亂然後經義純一吉哉斯言矣

一正義曰鄭語云幽王八年桓公爲司徒此篇云番維司徒一官不得二人爲之故又云幽王時司徒乃

鄭桓公友爲之非此篇之所云番是以知之言由此知幽當爲厲也鄭桓公幽王八年始爲司徒知非代番爲之者以番爲司徒在豔妻方盛之時則豔旣爲后番始爲司徒鄭語說桓公旣爲司徒方問史伯史伯乃說褒姒之事其末云竟以爲后則桓公初爲司徒褒姒仍未爲后以此知桓公不得與番相代也凡例剏嫌明徵以本文爲主故鄭先以詩上下按之後乃言鄭桓公也

按天子之制后而下八十一御妻妻之名非施之后則經言艶妻不必褒姒已爲后幽王三年已嬖褒姒至八年桓公始爲司徒自三至八九六年之久可容番與桓公二人相代正義引鄭語謂史伯說褒姒之事其末云竟以爲后國語并無其文惟史記有之史記云褒人有罪請入童妾所棄女子于王以贖罪棄女子出于褒是爲褒姒當幽王三年王之後宮見而愛之生子伯服竟廢申后及太

予以褒姒爲后伯服爲太子若國語所說史伯對桓公云褒聘后而立乃妾好窮固也後云褒人褒姁有獄而以爲入于王王遂置之而嬖是女也使至于爲后而生伯服天之生此也久矣其爲毒也大矣則桓公爲司徒時褒姒早已爲后孔氏引國語而云桓公初爲司徒褒姒仍未爲后未免疏失之矣鄭氏私意欲以艷妻爲剡后則不得不以妻爲敵夫之稱而無暇顧周禮禮記春秋各處訓天

子御妻之說矣孔氏承其意而爲之辭抑亦過矣一正義引孫毓曰竊以褒姒龍齮之妖所生褒人養而獻之無有私黨皇父以下七子之親而令在位若此之盛也又尙書緯說豔妻謂厲王之婦不斥褒姒又雨無正有周宗旣滅靡所止戾之言若是幽王旣爲犬戎所殺則無刺者王尙存不得謂之旣滅下句言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莫肯夙夜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爲惡之言鄭箋皆謂厲王流于彘之于後

義爲安是其言雖不能決而其意謂鄭爲長也
校詩之所陳止言其內外姦邪同惡相濟固非謂
七子爲褒姒之黨其以七子爲艷妻之戚者自鄭
氏之說非經意也卽如孫毓所說若謂褒姒出于
非類無有族親則妖淫之后苟欲自植私黨何所
不能初不必卽其族親也信緯以艷妻爲剡后剡
后亦未聞有皇父以下七子之親而又何辨焉若
據周宗既滅爲說則正月繁霜列在雨無正之前

彼章云赫赫宗周褒姒威之傳云威滅也有褒國之女幽王惑焉而以爲后詩人知其必滅周也正義曰於時宗周未滅詩人明得失之迹見微知著以褒姒淫知其必滅周也則兩無正之言周宗既滅又不足疑也况周宗之訓毛意當不與鄭同也或曰周宗之與宗周如周京之與京周一而已矣毛不得異訓旣滅之與威之微有别矣又不得例視日予王厲王之說請卽以厲王論厲王至三十

七年流彘桑柔之詩芮伯所以刺厲王也作于厲王王三十五年而曰滅我立王憂深思遠悚以危言亦止是甚其詞以爲諷刺之意孟子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黎民也若据正大夫雖居爲說則厲王居彘之時共和行政君子美之道鑑前編曰賴諸大臣彌縫其間王室不墜卒立宣王則莫肯夙夜莫肯朝夕之言殆亦虛矣要之詩未明言刺幽刺厲各持一說必有一二處偶

然相符得實其說而後其說始作呂覽過理曰亡國之主一貫厲王惡蹶未必大異于幽如十月之交日有食之豔妻煽方處之等確乎可信爲幽者尙得展轉以通之于厲又何論其他矣邢月之藹刺幽王者幸已明言褒姒耳若亦用豔妻等字則所云民之訛言民之無辜似于厲王之監謗殺言者矣天夭是椓哿矣富人似于厲王之好利近榮公矣以此知讀經者不可輕疑古人不可輕信今

人也

一正義曰若如鄭言此詩爲毛公所移四篇容可在此今韓詩亦在此者詩體本是歌詠口相傳授遭秦滅學之後衆儒不知其次齊韓之徒以詩經而爲章句與毛異耳非有壁中舊本可得憑據或見毛次于此故同之焉不然韓詩次第不知誰爲之也

按毛不及齊魯韓三家之學皆有師承雖口相授既章句各別而大次不乖非如今人之口惝怳無

憑顛之倒之妄由巳意也韓詩次第與毛詩同正可于此驗毛公之決非移經而改義矣若并此而疑之則六經之可信者又有幾乎孔氏云或見毛次于此故同之又云不然韓詩次第不知誰爲之悠匕之論難乎議經矣

一百川沸騰山冢崒崩正義曰周語云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若二代季之其川源必塞必竭夫

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國之徵是歲三川竭此言百川沸騰與彼三川震不同也何者此有沸出相乘水盛漫溢而已非震之類也彼幽王之時云若二代之季若厲王時已百川皆震不當違此二代之末以此知沸騰非震也彼云三川震此云百川沸又知此詩非幽王時也鄭以爲當刺厲王于義實安

按三川之震周語已有明徵韋昭注云三川涇渭洛也出於岐山震動也地震故川亦動沸騰矣震

何如之則云沸騰非震不可也又云彼言三川震此言百川沸知此詩非幽王時無論三川之水支派別派不知幾何三川震則百川之皆震可知即並無百川之震而一云三川一云百川亦不害其為幽王時詩周語之紀三川記國家之災異須舉其重大有名者言之岐山之與三川所謂名山大川也此而震不可不書之書之而其他可略也詩之言百川者甚亂之辭言百川亦未嘗不多不必

恰滿百川之號如三川之有成數也就此等字以難經適形其徵而已矣又云此言百川沸騰與三川震不同何者此有沸出相乘水盛漫溢而已非震之類不知國語固先言川震而後言川竭由震而沸騰涌出由涌出而川崩之土又填塞之故至于竭詩人見川之震時已咏其沸騰不至竭時而始言其震也又言國語云若二代之季若厲王時已百川皆震不當遠比二代之末則孔氏固自敞

矣傂于時未聞川震又何嘗聞百川沸騰與幽王
之川震詩與幽語相符而不之信厲王之川潕毫
無根據而謂鄭說於義實安何那
奇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僞奇可也可矣世所
謂能言也巧言從俗如水轉流箋云巧猶善也謂以
事類風切剴微之言如水之流忽然而過故不悖逆
使身舌安休七然亂世之言順說爲上正義曰人雖
正直性有巧拙表記云辭欲巧是正言亦欲巧但人

有不能耳知非佞巧者君邪佞之巧則自得志非徒聽可矣傳云從俗如轉流言從俗明亦謂賢人與鄭同也

梭巧言如流與巧言如簧同彼巧言云顏厚此巧言從可知矣詩意是言賢者有德拙于言而見病佞者無德長于辭而處休云哿矣云哀哉是賢不有相對言之如哿矣富人哀此煢獨是貧富相對言之耳傳言巧言從俗如水轉流正狀其如流之

醜詆之之情于此可見而孔氏謂毛亦以巧言爲賢人與鄭同是未審毛意也夫賢者之處亂世默足以容故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不幸而居言位有危行言孫而已矣吾聞孫言以救時未聞巧言以從俗者也孔氏又引表記之文爲證表記等篇自出漢儒之手巧言鮮仁曾經聖人之斥或信或不信固已可異已且表記所云言欲巧匕字自當作考古文攷與巧近而相亂耳聖人之言必不

若是
曰父母且箋云始者言其且爲民之父母音義曰且
徐七餘反協句應爾觀箋意宜七也反正義曰毛以
爲大夫傷讒而本之故言悠悠我心憂思呼昊天而
訴之也天之始者言曰我當且爲民之父母也
桉狂且傳云且辭也此章且字音義謂觀箋意宜
七也反則以且爲方且之且而非辭矣毛意必不
以且爲方且而孔氏引鄭說以爲毛義已非傳旨

又云皆以且爲辭并失箋意矣

壹者之來云何其盱箋云盱病也極其情求其意終不得一者之來見我于女亦何病乎正義曰毛於下章以祇爲病言使我病是使蘇公之病則此盱亦爲蘇公之病也毛以此云何其盱與下俾我祇也互文皆言云何而使我有罪病也鄭以盱爲何人病爲異

壹者之來俾我祇也傳祇病也箋云祇安也一者之來見我我則知之是使我心安也

按此傳質略孔氏直以經言俾我祇也我爲蘇公自我而傳訓祇爲病則病是蘇公病此病屬蘇公則云何其盱傳雖不言誰病亦當爲蘇公病不得與鄭同也私竊以爲毛意或不應爾知然者以云何其盱俾我祇也語氣已不相類解經者固文立義各不相同不得以一例也始則言何爲逝我梁乎適門攪亂我心而已後則言此一者之來于衛亦何所病繼又言女來而我心說也不來而善我

與否終難知也爲此一者之來而使我心病也箋
此一來之故使我心病言憂思之極與我心易也
之何初不相礙如女心悲止征夫歸止思其歸而
悲也鄭氏訓祇爲安徵爲毛異解云何其肝者是
可從毛說無傳不必強毛而使異于鄭也
豈不爾受既其女遷傳遷去也箋云遷之言訓也王
倉卒皆將不受女言乎已則亦將復訓誹女正義曰
鄭以遷爲訓言王將訓誹女以遷去爲理不安故易

之
梭遷訓爲去七者去其位故也謫放曰遷書云何遷乎有苗此遷字是也不得謂於理未安鄭以爲訕謗訕謗字固非上所以施于下且訕謗之言多非其實君言譖人之惡者是其實則不得謂之訕謗苟非其實則雖謗訕亦非譖人之所畏繹言既其女遷者所以悚懼之若非其所畏何足以悚懼之哉